

红土地上不息的脚步

□ 韩琴华

“喔——喔——喔——”
一声鸡啼，划破粤西太平镇的沉沉晨夜。天边那片橘红霞光便像被谁轻轻打翻的颜料，缓缓润开来，驱散乡野薄雾，唤醒街巷檐角的露水，也唤醒了小镇街巷与田间地头的烟火气息。

“快起来。”母亲轻轻提醒我，“要回村里拔秧了，农时不等人。”

我揉开惺忪睡眼，窗外乡道正浸在浅浅的晨光里，像一条刚睡醒的灰白布带，弯弯绕绕伸向远处。年少时，太平镇的无数清晨，我都是在鸡鸣与母亲的催促中翻身下床的。

那时，哥姐与父亲都在外头打工，家里田地的担子，便落在母亲和我肩上。虽已搬到镇上住，母亲却怎么也舍不得村里的几亩田——水稻春插夏收，木薯深耕细作，样样都要赶时节。于是，每逢周末和寒暑假，太平镇通往村庄的乡道上，便常见我们母子二人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车铃叮叮当当，车轮碾过碎石土路，两旁的番薯田翻着绿浪，蔗林在风里沙沙作响。深浅交错的车辙印在厚实

的红土上，像大地伸出的掌纹，一道一道，刻进我年少的记忆里。
赤脚下田，是粤西农人最本真的姿态。田水微凉，漫过脚踝，红泥软软地裹住脚板，像大地轻轻握住了你。弯腰拔秧，指尖在水里泡得发白发皱，久了腰杆便像灌了铅，每直起身都要缓上一缓。唐代李绅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儿时念在嘴里只觉得顺口，待到躬耕其间，方知那几行字的斤两。

然而，比腰酸更叫人胆颤的，是水蛭

——乡下一般叫“蚂蟥”，黑黝黝软塌塌的一小条，悄无声息地贴在腿上，埋头吮血。我每回瞥见，都觉得头皮一炸，哇哇叫着往田埂上跳。母亲却只是抬手轻轻一拍，把它抖落，便又俯下身去。水光映着她的背，弯弯的，像一柄经年的弓，红土里磨出来的韧劲，都藏在那道弧线里。

晌午的饭食，是母亲清晨备好带来的，白粥与一两样配菜，摆在田头的榕树下。瓦片权当桌案，清风作伴，简单的饭菜混着泥土和草叶的气息，有独特的味道。待到夕阳把田垄染成金黄，暮色像一匹慢慢收拢的绸缎，我们才收拾农具，踩着满地碎金，缓缓归去。

若说插秧的辛苦是春夏的寻常，那深秋收木薯，便算得上是农忙里的一场“硬仗”。

太平镇的红泥土厚实，养出的木薯粗壮饱满。母亲平日摆摊卖杂货，常常是等正午集市散了，才匆匆带着我赶回田里劳作。挖土，抖泥，袋装，捆扎……埋头忙碌间，暮色就已悄无声息地爬满了山野。沉甸甸的木薯袋绑在自行车后座，车身都压矮了几分，我们借着一束手电的微光，踏上归途。

路上，草坑沟那段陡坡最是磨人——沙石松散，车轮碾上去有时陷在沙里，稍一松劲便会绊倒。我弓着背，咬着牙使劲蹬，汗珠子滚进泥里，也顾不上擦。母亲跟在后面，声音被夜风扯得细细的：“慢慢来，妈在后头呢。”

一不小心，车身一歪，便会连人带车磕在坡上，膝盖就又添几块青紫。顾不

得查看伤势，赶紧拍拍土又站起来，把木薯袋扶正，骑上车继续前行。太白诗云“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可那年少的红土路上，哪顾得上去问“今安在”——身后有母亲的目光，脚下便是唯一的路。那一道望而生畏的长坡，在年少无数次的往返跋涉里，渐渐不再漫长。

后来，我到外地读师范，离家的日子越来越长，母亲也终于放下握了大半辈子的锄头。

再后来，我回到太平镇教书，三尺讲台成了我新的“田畴”。粉笔握在手里，竟有几分锄柄的熟悉——都是躬身低头，一茬一茬地耕耘，一步一步地向前。

课堂上和学生们说起红军翻山涉水、步步前行的旧事，我总不由得想起年少爬坡劳作的光景。先辈长征踏过万水千山，那份不惧艰难、奋勇向前的风骨，如同红土间随处生长的野草，春风一吹，便能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岁月流转，故土焕新。昔日颠簸泥泞的碎石小路，如今已化作平整通畅的水泥大道；点点路灯点亮乡野长夜，也终结了乡间摸黑行路的岁月。

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少年，有人学成后又回归故土，将太平富贵竹与乡土特产送向四方；有人深耕文旅与手工艺，让蒲草编织在时代的土壤里开出新枝；有人盘活土地，以特色果蔬种植唤醒沉睡的田野……

红土静默，收纳岁岁耕耘；山河绵长，载着不息步履。红土地上的寻常日子里，自有温柔绵长的力量。

棋盘箴言（外一首） □ 姚学沼

楚河汉界横在方寸之间
一道鸿沟，划开对峙与底线
古人把分寸，刻进两条相望的岸

三十二子分列两侧，各守宿命
一将坐镇九宫，不踏半步疆场
手起子落，深谙坐镇安天下的章法

士斜步相随，不离左右方寸
以贴身守护，诠释辅臣的本分与忠诚
车纵横千里，凭一身锋芒
直行无阻，演绎实力为王的坦荡
象走田途，固守故土，从不羡慕对岸风云
马踏日影，步履迂回，知晓世事总有牵绊
炮借一物发力，隔空交锋
读懂借力而行，方是博弈里的高明智慧

五枚兵卒，起步缓慢，循规向前
越过界河便再无归途
以平凡之躯，扛起至死不退的执念

高低强弱皆是分工
每一枚棋子，都藏着先民
关于秩序、谋略、取舍与人生的答案

带小孙女散步

脚步特意放得很慢
迁就一双摇摇晃晃的小短腿
路边的野草，墙角的蚂蚁
都能牢牢拽住她的视线

她挣脱我的手掌
追着翻飞的蝴蝶跑远
又忽然回头张望
“爷爷、爷爷、爷爷”
软软的呼唤，撞进我心头

夕阳把一老一小的影子拉长
晚风轻轻拂过街巷
她拾捡掉落的花瓣、碎光
塞满小小的手掌

从前奔波赶路，总盼远方
如今才懂最好的风光
就是陪着孩童慢慢游荡
把平淡的黄昏，走成温柔的日常

角尾晒盐

□ 谢清虹

初夏的角尾乡之行，最初的念想是去苞萝湾追日。
早早起床，从放坡村驱车往东海岸行驶，路过苞西盐场。
在地理版图上，角尾乡长长的触角伸向大海，三面环海的极南之地成了天赐盐场。盐场被琼州海峡与北部湾环抱，涨潮时高浓度海水涌入，高温暴晒，煮海为盐的经验就成了靠海吃海最直白的底气。
盐，一个多么咸涩且家常的字眼，看惯了盐难以成家宴。苞西盐场把“盐”字摊开在日光下，一格一格地晾晒给路人看。
天还黑着，角尾乡的盐田已经醒了。路边，静待着一排早起的追日游客，架好了一排相机，眼前框出一幅动态“晨盐图”。巨大的风车群沿着海岸线排列，霞光透过风车叶片映在盐田上，是不是传来谈笑声、拌嘴声、耙盐声……循声望去，盐田里已经有人了。
盐田的晒盐常见的组合是夫妻搭档，一人推耙，一人收边，彼此不说话，身体却像校准过的潮汐，每一步都踩在对方留出的空档里，多年来的默契让盐田风景娴熟流畅。
晒盐人都是趁日未出而先劳作，夜色还未褪去，盐工就已摸黑出动。不单是避开高温暑热，更要紧的是白天灼热，盐晶裹着卤水就发苦，夜凉如水，卤水收湿，月光下结晶的盐粒不带一丝苦卤。身着粗布衣的盐工，手持木耙、头顶斗笠、脚蹬雨靴，穿梭在被水光与霞光交相辉映的盐田中。
盐田里正忙着，妇女弓着背有条不紊地



翻动着卤水与盐粒，又转过身来耙盐成堆，木耙起落间，雪白的盐堆一排排隆起。男人则用宽大的木锨把盐一垛垛铲进筐里，“满了”。下着腰把扁担穿过筐上的绳扣，微微屈膝，两膀一叫力，整个人便沉实地站起来。磨得油亮的扁担，在他的肩上颤了颤，随即稳住，步子不大，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往坝上走去。走到日积月累堆起来的盐山跟前，一只手扶住筐底，另一只手握住筐沿，肩膀一用力，筐子被托举起来，蓬松的新盐“哗”的一声，倾泻而下。
盐田前垒着一座小盐山，夫妻俩赶着晴好天气垒起的盐山棱角分明、硬气得很。有矮小些的，圆滚滚的，堆得仔细，边角都用木锨拍得溜光，那是位上了年纪的老盐工，手脚慢了点，但每粒盐都晒得透亮，没有半点马虎……盐田埂上、盐山周边都长满了仙人掌，开着遍地的黄花，这种仙人掌嗜盐，只在盐碱地里生根，所以也被称为“盐场花”。
无人机盘旋在上空中，俯瞰盐池。卤水在霞光的衍射作用下，铺开一片斑斓——绯红、粉紫色、浅橘……一格一格镶嵌在大地上。镜头缓缓落下，云霞如燃烧的火焰，层层叠叠，绚烂夺目。盐工的身影重新清晰起来，晒盐人棕褐色的臂膀和脸庞在晨曦中泛着古铜色的光，后颈的皮肤更是黝黑成茧，汗珠从额角沁出，沿着腮边滚落，“嗒”一声，掉进白花花的盐里。
筑池纳潮，调析卤水、结晶成盐，寥寥几字背后却分离出很多道工序，从“薄盐勤跑”

到“柔劲聚晶”，每一步都急不得。“哪是天天有盐收呢”，天气好的时候也得五六天。若是赶上阴雨天，就只能等北风吹，两三天才能熬出薄薄一层，“晒盐是看天吃饭的活计”。
日头渐渐高了，盐田的倒影愈发清晰，池水清得能照见云影游移，望着新收的盐倒在自家的盐山上，松软发白的盐山又涨高一截，这是今天的劳作成果。
盐工一天的工作也进入了尾声，夫妻俩放下手耙与扁担，开始装盐。男人的动作有一种让人挪不开眼的利落，不用低头看，全凭感觉，铁锹斜斜地插进盐堆，手腕一拧，盐就稳稳落袋，再抱紧袋子用力一顶，袋子里的盐瞬间实了。女人码好袋子，接着就从腰间抽出扎口的绳子，一绕、一勒、一别，沉甸甸的一袋都能把握在100斤左右。一袋袋盐平整整地围在盐山的四周，像一块块敦实的白色城砖。
另一边，盐场的机械化铲盐车沿着盐池边缘来回奔走，传送带把白花花的工业盐垒成一座又一座规整的方锥，等着卡车拉走。那些盐颗粒更粗、更均匀，不需要人弯腰耙拢，不需要扁担在肩上颤出弧度。机器24小时运转，产量是传统晒盐的数十倍，盐田里几乎见不到人影。
我再回头看那片方格子，日光底下白得耀眼，是海水与阳光，时间与耐心的共同结晶。老盐工蹲在盐山旁歇脚，解开扣子让风吹一吹胸膛……

角尾乡盐田一角。

山海情深 协奏华章

(外一章) □ 朱华棟

海浪涛声千年不变，岸上人间又展新颜。在角尾，徐闻的绿野与海岸之间，南沙的深情，化作一座座跨越山海的丰碑。

行走在徐闻广袤的土地上，到处绿色盎然，生机勃勃。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红红火火。

走进辽阔的“菠萝的海”，彩色田园如油画般写意，铺展在大地上。矗立在“菠萝的海”万亩果园中的由广州市南沙区援建的“菠萝的海游客服务中心”景观楼，是文旅融合的明珠。现代感与乡土风交织，环形坡道串联起水色与田园，360度的观景平台，将“菠萝的海”的壮丽尽收眼底。这楼，是南沙创意与徐闻场景的完美交融，是徐闻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地标，在红土地上，熠熠生辉。

走向乡镇村庄，在曲界镇“菠萝的海”旁，在角尾乡放坡村，南沙的帮扶资金化作坚实的路基，打通了乡村的“微循环”。路通财通，沥青村道，不仅铺就了游客寻觅田园风光的轨迹，更铺就了乡亲们通往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南沙路”的命名，是铭记，更是希望的延伸。

在角尾乡北洋港沟，曾经，渔民们趟水过河，木栈桥在风雨中飘摇；如今，宽阔的混凝土大桥“南沙桥”如海上明月，连通了东西海岸，连通了渔民的期盼与致富的航程。“南沙桥”，是南沙与徐闻携手的“连心桥”，是乡村振兴的“振兴桥”，在潮起潮落间，诉说着两地山海相连的深情。

在美丽的春光小学校园，琅琅书声从“南沙楼”飘出。回想当年台风吹折了的旧日板房，南沙的援建如春风化雨，帮扶资金，筑起了安全、明亮、智慧的新课堂。楼高千尺，托起的是孩子们求学的梦想，是“山海同心、共育未来”的深情回响……

南沙徐闻，山海情深。一座座建筑，一处处景观，是南沙区对口帮扶的生动注脚，是两地携手共进的时代印记。山海同



辽阔的“菠萝的海”，彩色田园如油画般写意。湛江日报记者 李忠 摄

大众写 写大众

吆喝声中的瓜甜果香

□ 黄土福

在小镇上住下来的时间长了，我最爱听那些卖水果的吆喝声。

每到傍晚时分，卖水果的小贩们陆陆续续地摆开了摊子，水果的香味如甜蜜的云雾般弥漫着整个小镇，那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便成了小镇最动听的交响曲。

夏日来临，岭南瓜果飘香，吆喝声如大海的波浪此起彼伏。

“快来看，快来看，又大又甜的本地西瓜又降价了，10元5斤，10元5斤！”几十个滚圆碧绿的大西瓜摆在摊子上，老板还特意切开一个，将红得如玛瑙般的西瓜瓤一小块一小块地盛在盘子里，供顾客免费品尝。一位大哥左手托起一个滚圆的大西瓜，靠近耳旁，用右手指关节轻重有致地各敲了几下，听着那清脆的声音，爽快地说：“老板，就来这个！”“好嘞！大哥真会挑，包红包甜，不甜不要钱！”卖西瓜的小老板笑眯眯地应着，手脚麻利地把西瓜过秤。

几个卖荔枝的摊子也不甘示弱地吆喝开来：“快来看，快来看，新摘下的高州荔枝，高州根子镇荔枝，8元1斤，20元3斤！”鲜红荔枝被扎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整齐地摆在摊前，如红色的小灯笼般诱人。摊上那盘剥开的荔枝果肉，一颗颗饱满圆润，白白嫩嫩，如珠玉般晶莹剔透，让人垂涎三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的诗句在此刻显得格外贴切。不少街坊围了上去，有的在试吃，有的在精心挑选，有的在讨价还价，老板娘忙得不亦乐乎，脸上却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渐渐地，卖荔枝的高峰期渐渐过去，龙眼接龙上市了，吆喝声又变成了“快来看，快来看，正宗的高州龙眼，粒粒清甜，不甜不要钱！”

“正宗泰国榴莲，19.8元1斤！”榴莲那特有的浓郁香味在空气中飘逸，让榴莲爱好者们蠢蠢欲动，纷纷围拢上来。

在这悠扬的吆喝声里，小镇的夏天慢慢地走向了尾声。金秋时节，更多外地水果粉墨登场。“葡萄，葡萄，阳光玫瑰，快来买，9.9元1斤！”“梅州沙田柚，10元一只！”“哈密瓜，哈密瓜，正宗的新疆哈密瓜！”“广西高山香蕉，清甜可口！”……吆喝声依然充盈着耳朵，刺激着味蕾，为秋日的小镇增添了丰收的喜悦。

冬春之季，各种橘类水果相继上市。小贩们扯着嗓子吆喝着：“正宗四会砂糖橘，薄皮肉甜！”“砂糖橘，砂糖橘，本地覃巴砂糖橘！”“皇帝贡柑，广西皇帝贡柑！”“正宗廉江红橙，正宗廉江红橙！”那一声声吆喝，虽然朴实无华，却饱含着小贩们的热情与真诚，温暖人心。

来自不同地域的各种鲜美应季水果源源不断地涌入小镇，那一年四季不断的吆喝声，如同小镇的脉搏，永远跳动着生命的节拍。



角尾乡盐田一角。

湛江日报记者 李忠 摄